

资质通鉴

貴
族
通
纂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端殿學士蕭翰林侍讀學朝散奏議奏集賢殿脩撰判西京留守臺國公孫國俊食

皇三夏實封勳紫金魚袋高司馬光奉 勅編集

晉紀十六 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闕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

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下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下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眡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空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奔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

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檐及蔀山裸
剥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
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
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
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
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
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
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
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
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

丹楊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秉
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秉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
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奔會稽至浙江
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蔕覆之吟嘯鼓
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
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待中蔡謨爲
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
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鑿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
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
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後趙大赦改元太

和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 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委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

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
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
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容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空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
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
這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
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
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
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
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
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

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旣同之且白項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

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
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
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
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
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
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
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
以爲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
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
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

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
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
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
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
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
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
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
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
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
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
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

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死使匡術守苑城
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
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
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
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
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
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
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
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
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曾峻送米萬

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栢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
鋒告其衆曰兵灑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
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
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
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
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
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
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
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
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
三敗君侯始一當今事急不宐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

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
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
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栢彞聞京城不守慷慨
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彞宜
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彞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
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彞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
軍縱曰吾受栢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栢侯猶
栢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彞六月城陷
執彞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
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

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俄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俄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俄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栢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栢宣寶往。

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